

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飲其怨私受其福矣公賓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亡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早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術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爲去羨去暴與四時分其叙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蠹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卷之五

子華子卷之六

晉人程本著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皆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黜累羅網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酒焉若將有洗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隱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其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斷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實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

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媮媮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隨游士之脩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矣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脩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未邦從其宜溝畝以其便其民願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盤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纒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第而不除野荒而存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合以登

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恃矣乎墨以爲明狐而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護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媮媮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駭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嶠輪廣環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賦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闕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膾肉燕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蕪萃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夫子之

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遂於君大疑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則有罪矣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沐戒於塗糝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滴膏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度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奈何而以

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度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行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糝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闕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遠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弓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糝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行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禁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腴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畝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以塗糝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汗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偏賤居大而侵小夫以至公之尊而圍隸以

自奉難為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
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祀曰吾以是
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
子嬰無所之聞也終不敢以論約
子華子卷之六

子華子卷之七

八同

晉人程本著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為道也
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
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
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
未明長贏不能盡其所以為溫也必隨之以
掣斂之氣而為秋玄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
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為春孰為此者
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
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
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
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
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阮壑
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
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
子齊戒以祿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
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并交中不渝
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

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為中
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惘然而以中
怛之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
動化者也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
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
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
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
密議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愒恍如
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
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
而立數也子華子曰道之所載四出拓或作坦
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乎故也恆滿濛濛
而無不容一與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
同謂之乎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為能集道惟
平為能載道無所於闕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
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胃之兩間其容
幾何然則歷陸嶽嶽太行鴈門橫塞之靈臺
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
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